



榮譽院士張文光議員讚辭

自來人皆有夢。哲者為這夢而冥思，政治家為這夢而奮鬥。三十多年前，張文光先生還沒有踏出校門，就已經為學校發展、社會去向而反復思考，在學生報上撰寫文章，討論時事，以筆鋒犀利見稱。三十年後，張先生依然固守崗位，為自己的政治夢想，教育理念而努力。他是香港立法會教育界的議員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（簡稱教協）會長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委會常委，孜孜不息，以具體行動來實現他對社會的承諾。

張文光先生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出生。一九七八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，獲社會科學學士。張先生主修經濟，但是踏入社會的第一份工作，就是在一所小學當代課老師，從此和教育結上不解之緣。由於當時政府不允許大學畢業生在小學任教，他百思不得其解，於是便從教育制度本身來考慮架構和行政的合理性與可行性。香港教育政壇上，從此便多了一個有心的青年知識分子。張先生其後在葛量洪校友會觀塘學校及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任教，一九九零年出任教協會長，迄今十九年。一九九一年至九七年擔任香港立法局教學界議員，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後，由一九九八年再獲選任立法會教育界議員。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五年出任教育統籌委員會委員。

三十年來，張先生親身參與香港教育制度中每一個環節的發展和改革，從幼稚園、小學，到中學、大學，從教學素質到教育權益，無一事不深切瞭解，關懷備至。在他的領導下，教協成功爭取直接資助幼稚園教育，支持中小學小班教學，協助超額教師轉職就業，促使政府落實中小學改善工程，爭取融合教育資助，推動大學三改四的新學制，設立更多的大學研究基金。他為學生爭取優質教育，為教師爭取合理權益，改善教師工作條件，致力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。義之所在，張先生勢必親力親為。他的信念和行動，得到香港各學校的校長、老師、家長和教育團體的支持和參與，群策群力，一起推動香港教育的發展和改革。張先生的努力，意義重大而深遠。

古人說，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。張先生的功勞不只在於一樹一人的栽培。他關心的是樹木樹人背後整個培育制度的組織和操作。沒有計劃的種植，只會帶來雜亂的收成。張先生胸中先有農圃操作的全面藍圖和工序，他從教育基本理念出發，全面檢討教育的架構，考量現行教育政策的實效，推動教學與行政之間的協調，建立老師、學生、與家長之間的互動。他明白發展教育，必須以民生為基本，以人才為準則。他對舊的傳統，尊重之餘，更提出新的檢討批判；對未來的發展，他看到的是下一代、再下一代如何在東西文化交接中，承先啟後，繼往開來。在香港立法會上，張先生是唯一代表教育界的議員，敢言敢為，敢於承擔。他表現的是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的大勇無懼精神。他的理念，不一定得到社會上所有人的認同，他的努力，不一定每一次都帶來成功。但是他永遠站在教育隊伍的最前線，以誠信帶動農圃中其他的同工，一起耕耘，風雨同路，信念如一。他的堅持和膽識，贏得社會普遍的肯定和贊許，在立法會議員選舉中，一連四屆，連選連任。



張文光先生由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八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董，積極參與大學發展的各種計劃，由討論到實行，屢屢提出寶貴的參考意見。大學為成立新書院而訂立條例，草案由張先生在立法會上提出而最後獲得通過。張先生對母校熱愛有加，經常出席各種校友活動。二零零三年，為慶祝中大四十周年校慶，他粉墨登場，參與話劇《中大人家》的演出。他也曾多次出任大學及各書院活動的主禮嘉賓，發表講話。

在新亞書院的畢業典禮上，張先生擔任主禮嘉賓。他在講辭中引用顧憲成的名句：「風聲雨聲讀書聲，聲聲入耳；家事國事天下事，事事關心」，以勉勵畢業同學對社會國家的承擔。張先生身體力行，一直是多讀書，多實踐，不敢稍忘以天下事為己任的鞭策。不過，風聲雨聲對他來說，也帶有別一種浪漫情懷。當年大學畢業，他扛著一口袋的書，牽著太太，搬進一個天臺上的小屋。屋子是瓦片蓋頂，下雨的時候，他在回憶中說：「滴滴答答滴滴答，像美麗的音樂。半夜醒來，聽著，很浪漫。」在這個兩人世界中，他們同唱著《我的祖國》，為同樣的理想而生活。他孩子小的時候，還不懂事，在電視上看到爸爸，快活地直叫直笑。現在孩子長大了，也參與父親的行動。她說：「我為爸爸的工作驕傲，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堅持和公義。」

古人云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。張文光先生二零零八年競選議員連任時提出的口號是：「風雨同路，再上征途，信念如一。」張先生在這征途上馳騁，前後三十年，他對民主的執著，對教育的信念，風雨無改其志。他是香港社會的大丈夫，是香港中文大學傑出的校友。謹恭請主席先生頒授榮譽院士銜予張文光先生。

此讚辭由張洪年教授撰寫